

我的丈夫谷正倫

谷陳瑾口述·章君毅執筆

「不說謊，不作假，守本分、盡職務。」這是先夫谷紀常（正倫）先生畢生拳拳服膺的四句座右銘，我願本此遺訓，記下我對於他的回憶。

一

天無三日晴，地無三尺平，人無三分銀。——許久以來，人們愛說這便是貴州的寫照，可是，紀常和我都不覺得。儘管我們在一生之中，只有不及三分之一的時間，生活在貴州故鄉，然

而，當我們離鄉背井，羈旅遠方，我們仍不時懷念故鄉的山清水幽，民情淳厚。民國十二年，由於貴州政變，我們迭經艱危，冒死逃出貴州，輾轉抵達上海，會有兩年之久，紀常和我朝夕相對，寸步不離。那是他的輟光養晦，杜門讀書時期，他常去兆豐公園散步，發現那兒野生着許多苦蒜，他便常去摘些回來；苦蒜拌豆豉，這一味家鄉菜便每餐出現在我們的飯桌上，即使招待佳賓也不例外，前貴州大學校長，名學人張廷休先生便曾在我們家大快朵頤，從此張先生很喜歡在我們家吃飯，他說：「紀常先生是尊鱸之思最濃厚的人」。

笑笑，我回答她：——我不知道。「都是妳的丈夫，」婆婆說時又笑：「他剛啓蒙讀書的時候，每天上學，他祖母總要給他幾文銅錢，叫他拿去零用。而妳的丈夫却一文也捨不得花，統統積起來，等到趕場那天，他便到處去看，但凡有他買得起，家裏又用得着的東西，他就買了回家。他祖母和我得了這些好高興啊，那個捨得用它，於是一件件的保存在箱子裏，大家都說：紀常小少年紀就曉得顧家，將來等他長大了，自己也有了子孫，再拿這些來給他的子孫看，那該多有意思。」

當時我很感動，因為這件事不僅有意思，而且饒有意義。對於當時的我來說，尤有重大的安慰鼓勵作用，當紀常託人到我家來提親，母親唯一的顧慮便是——他是軍人，在老一輩人的印象中，軍人戎馬生涯，四方征伐，可能難以顧家。

我的一生非常平凡，但却極其幸運，六十九年以前，我出生在貴陽的一個書香門第，閱閱世家，先父文錦公是遜清進士，曾經當過知州，晚年回籍出長貴山書院。在姐妹排行我是老七，我家一共有七姊妹，由於六姐名瑜，我的名字叫「瑾」，外間有人顧名思義，稱我們小兩姊妹為「瑾」。

谷正倫留學日本時的照片（時年廿一歲）



9

大喬小喬」。

自我降生人間，我便從來不曾見過父親，因為父親在我呱呱墜地以前，即已患病逝世，我是一個遺腹女，又是家中最小的女孩，母親身兼嚴父慈母的雙重職責，她對我最為憐愛。

由於父母一力主張，我們姊妹，都能在風氣蔽塞，封建專制的滿清末年，從深閨綉閣走上大街，步入創立伊始的學校，六姐和我，全是貴州女校最高學府——貴陽達德女子師範的學生，家庭讀書風氣的感覺，和母親的悉心教導，使我們在學校成為品學皆優的一對，我們兩姊妹的成績，經常名列前茅。

同學中大都是名門閥秀，顯赫的世家千金小姐如何敬之（應欽）將軍的夫人王文湘女士，她是黔軍創始人，貴州督軍劉顯世的外甥女，她的令兄王電輪（文華），亦為黔軍總司令，王女士和何應欽將軍訂婚以後，英雄美人的結合，由當時筑城人士傳為佳話，這個消息在達德女師更是轟動一時，女孩子們私心仰慕革命軍人，背底下竊竊私語，我彷彿聽說：何將軍也是貴州同鄉，他曾留學東瀛，參與革命，與他同時回國，而又相偕被王電輪先生延攬來黔建立黔軍的，還有好些位青年英俊的軍官。

有一次，忘記了是藉由什麼托詞，這幾位風度翩翩的青年軍官來到我們的學校，——若干年後我才知道他們那一回蒞校參觀，是為了紀常的婚事，而紀常的目標竟會是我。於是我努力回想，想起當時我確曾看過他一眼，他穿著金碧輝煌的新軍制服著兩撇仁丹鬍子，鬍鬚長達三四寸，兩端尖尖的翹起，跟他那甲字型，並不豐腴的面

龐，似乎並不怎麼相襯，——他所留給我較深刻的印象，是他那威而不猛，嚴而不厲的神情和儀態，那時候他是黔軍的礮兵團長，照我的想像，一位民國時代的團長等於清軍標統，標統是該稱作統帶大人的，堂堂劉顯世先生，都是在宣統三年才升到標統一職，用這個角度來看，紀常似乎年紀太輕，同時也並不怎麼威風。

那一年我剛十八歲，放學回家，發現家人傭僕都在向我作神秘的微笑，滿心疑惑，偏偏不敢開口問。可是不久便聽說有人來說媒，求的不是六姐，而是我。

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」，我當然關切我自己的終身大事，但我無權過問，或者做主，尤其我年紀還小，對於全部人生問題，還只有一個模糊的觀念，因此我對議婚的事採取聽其自然的漠然態度，一切聽憑母親的主張。

隱隱約約的聽說，母親不太願意，主要的原由，只怕還是因為谷紀常是個軍人，老人家的想法，軍人必須吃苦，必須時常離開家庭，於是作為軍人的妻子，可能無法享福。

受紀常之託擔任冰人的是符經甫先生，正式前來說媒的則是他的夫人，他這位冰人找得很合適，因為符先生行三，他的夫人我們習於喊她符三太太，跟我母親很熟。符三太太有兩位妯娌；符四太太是我的堂姊，符五太太又是紀常的堂妹。

按照當年的禮俗和規矩，求婚者必須先行送上他自己的生辰八字，但是紀常受過革命的洗禮，他有意向舊禮俗挑戰，他託符三太太送來的「草八字」草之又草，

那上面只有六個字，——「庚寅八月初十」（光緒十六年，民前廿二年，公元一八九〇），他的用意是：假如我們要講究迷信，拿男女雙方的八字去找算命先生合婚，那麼，再高卜者亦將束手無策。

符三太太恐怕母親不悅，她携來一項補充實案！日本士官學校同學錄，那上面有一頓紀常的戎裝照片，五官端正，眉清目秀，面容端肅而英氣勃勃。

母親的反應是開明而寬厚，她老人家對於符三太太的解釋坦然答以：

「假如雙方合適的話，我倒用不着演算八字。」

但是紀常的第一次求婚歸於失敗，母親避免談及她心目中的真正原因，她只是婉轉——却也是振振有詞的說：

「孩子還小哩。尤其她六姐的婚事還沒有談妥，我們也不能先把七妹嫁過去。」

一般說來這樁婚事就不必再往下談了，但是



谷正倫遺墨

紀常饒而不舍，當他的同窗同僚好友，一個個的在貴州結婚成家，同被王電輪先生延攔入黔的新軍將領，如何敬之、朱一民（紹良）、張賦清（春浦）等都已有了家室，唯獨他一個人婚姻受挫，這件事使他常常鬱悒不樂，好友們也爲他着急，反覆勸說的時候，他總是斷然的用一句話回答：

「我非陳瑾不娶！」

時光荏苒，轉瞬兩年，紀常隨軍駐防重慶，他不時以我爲念，甚至於在好友面前大發牢騷的說：

「娶不到陳七小姐，我寧可跟你們諸位分手，我要辭職，到外省去另求發展！」

長官和好友們亟於挽留，大家商量，如何設法再接再厲，促成這門親事。民國七年春，適值總司令部軍務課長劉象吾請假回籍結婚，辭去課長一職，總司令改派紀常出長軍務課。劉課長動身以前自告奮勇，他答應紀常，回到貴州一定設法解決他的問題。

劉課長言出必行，他費了不少心血，由重慶返抵遵義，專誠拜訪我家的親戚譚盡忠教授，他得了譚教授的一封信介紹，然後在他婚後，請他的新婚夫人去貴陽，彙緣結識譚老太太，陪這位老太太打了幾天麻將，贏得了譚老太太的歡心，她這才覷個機會，求老太太出面代爲說項，玉成。

譚老太太答應了，可是當她到我們家來舊話重提，結果仍還是遭到婉言推托，——在我們家裏，不贊成這門婚事的，事實上不止母親一個，所有在家中能够說得起的尊長或親戚，幾乎是一

致反對母親把她的么女兒嫁給軍人。

母親從二十八歲起居孀，她是一個能够順應時代潮流，凡事都往大處着想的舊時代新女性，她堅持男女平等，女孩子也應該有讀書的機會，因此毅然決然，不顧物議，讓我們七姊妹循序進入學堂，當七八十年前女子纏足之風，盛行全國各地，母親却力排衆議，以革命精神不使我們姊妹受那份終身痛苦的活罪，我今年七十歲了，我能以七十年前出生的貴州官宦人家千金小姐，而能保持天足如故，可以說是完全基於母親勇氣所賜的一項奇蹟。

我們家的產業是父親一手置辦的，但是父親死後，父親的同僚如貴陽知府，和他的同年齊來叩唱，親眼目觀我的叔叔們有欺凌寡嫂，霸佔家財的迹象，他們爲母親和嗷嗷待哺的女孩子們不平，怏心，有意共同出面，作主爲我們析產，使母親和叔叔姊妹們分票，母親婉言辭謝，她會真摯誠懇的說：

「家產雖然是我丈夫一個人掙來的，但是如今我和孩子們已成孤兒寡婦，分票另住，難免爲外人欺壓，反不如跟叔叔們住在一起，由叔叔們撐門立戶，多方照顧，孩子們始可平安無事的長大成人。」

於是，她的至誠獲得了叔叔們的感應，他們開始對我們改容相向，一個大家庭親切和睦的共處下去。——母親自此居孀守寡，平時足不出戶，她教養女兒，主持家務，還跟姊妹們分任井臼之勞。

我們姊妹到了啓蒙的年齡，母親一一的領着我們祭祖供神，跪拜至聖先師，然後由她老人家

親爲我們發蒙，教百家姓、女兒經，讀完以後再送到隔壁徐老太太所辦的女塾。貴陽有了女子學校，我家的女孩子是第一批女生。

每年秋收，下鄉收租的事也由她親自辦理，帶一兩個女兒，來回都坐轎子，她律已嚴而御下寬，待人和悅而誠懇，尤其氣量恢宏，能够急人所難，回憶兒時那一次次的短途旅行，我猶仍記得起佃戶們對我母親的熱誠歡迎。

爲谷紀常來提議說項的親友，越來越多，前後兩年中間，母親聽够了對於谷紀常的稱譽和讚揚，她那一份執着的想法漸漸活動，與此同時引起了她一股好奇的意念，谷紀常這個人真有這麼樣好法？

於是她開始談論谷紀常，主動的談，並且在若干「中立人士」面前，有意無意，旁敲側擊的問，又是一段相當長的時間，漸漸的，母親的態度有了顯然的轉變，她會幫着紀常，駁斥那些反對者的意見。譬如說，一些頭腦冬烘的迂老夫子，認爲留學生沒有功名，焉能與三考出身的秀才、舉人、進士相比，母親便會嗤之以鼻：

「現在不與功名了，在學堂裏畢了業，就等於是科甲出身！」

除了在理論上自出機杼，獨創新猷，她還能把季常的那一段不平凡的學歷，背得滾瓜爛熟：

「谷家的那位少爺，當年小小離家，從安順走路到貴陽，他考學堂，文學堂考取了南明中學，武學堂考取了陸軍講武堂，因爲講武堂有官費，他才進了講武堂的，後來因爲每次考試名列前茅，一路保送到武昌軍校、保定軍校、日本的振武學校、士官學校，一直讀到畢業回國，現在都

當了團長、課長，有了這麼好的前程，那一點不勝過前清的功名呀！」

這一項轉變的過程進展很快，母親經常都在提起紀常的自強自立，青年有為，她嘗說：

「安順他家鄉的人那一個不誇他，父老們都在告誡自己的子弟，該拿谷正倫作榜樣哩！」

母親觀念轉變的結果，是反對的聲浪漸次減少，——因此有那麼一天，母親把我叫到她的房間裏去問：

「妳看安順谷家那位少爺怎麼樣？」

我慌亂的低下頭去，忸怩着不會置答。

母親心知我已首肯，她寬慰的吁了一口氣，放低聲音，突又問我：

「前後考察了那麼久，妳曉得我看中了他那一點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不是學問，也不是事業，」母親意味深長的告訴我：「我看中他對妳的這一片誠心，說媒提親，到處托人，碰了好幾次壁，花了兩年多時間，他還是那一句話：非妳不娶。像這樣心誠意堅的男人，古往今來都是少見，妳嫁過去以後，他這一輩子裏對妳只有好的。」

事隔半個世紀，五十年了，每一憶及母親的這一段話，必定使我滿心洋溢著歡慰與感激，母親愛兒情深，煞費苦心，她當時所說的不是預言，而是根據精密考察所得的結論。

終於宣告正式訂婚了，他喜出望外，未能免俗，還是和我交換了八字。他是庚寅年八月初十酉時生，我是己亥六月初一亥時（光緒二十五年，民前十三年，公元一八九九），訂婚的時間在

陽曆六月，那一年我二十一歲，紀常三十整。——紀常託朱一民夫人，和一位姓邱的朋友，置辦聘禮，納采文定。

八月中，紀常請准婚假，由重慶回到貴陽，八月廿六日，我們舉行婚禮，紀常的父母，和我的母親親自主婚，證婚人請的是何敬之夫婦。那一天，紀常的雙親由於是在為長子辦喜事，顯然非常興奮，他們將安順老一輩的親友，統統接來貴陽喝喜酒。

當我們婚後相偕回到安順，祭祖，廟見，分訪親友，住在安順老家，公公、婆婆、紀常的長輩，他們每次和我談到紀常的童年和少年，負笈與遠遊，那許多軼事與佳話，都會使我深心感動。

紀常是他父母的長子，叔伯弟兄排行第八，所以，安順人習於喊他八爺。

降臨人世，他多災多病，身體不好，有一次病況嚴重，羣醫束手，公公和婆婆傷心悲泣，為了不忍看他奄奄一息，垂死掙扎的模樣，公公命人把他抬到院子裏去，準備等他斷氣以後，挖坑掩埋。

移時，家人驚喜交集的跑來稟報，八爺不但沒有死，而且呼吸調勻，神志清醒，顯然的病況大有起色。於是，公公婆婆重又激起了一線希望，忙不迭的喊人把他抱回房間裏來。

經過了這一次的死而後甦，父母雙親心有餘悸，當時，公婆的那個大家庭，侍奉祖母，操持家務，一應重擔都在婆婆的肩上，她從每天清早，揀洗熨熬燕窩，備作祖母的早餐開始，一直到忙到深更半夜，檢查關局各處的門戶，方始可獲

休息。公公唯恐婆婆太忙，不能把全部精神放在紀常身上，而紀常的大伯母，早年居孀，因此他把紀常過繼到大房名下，請大伯母盡心盡力，負責照料紀常的生活起居。

紀常漸漸的在成長，年齡和健康成正比例發展，他成了祖母以次，全家人寵愛的對象。

啓蒙後，他在安順家鄉讀書，他父親為他延聘專任的塾師，一直讀到中學程度，紀常聽說省城貴陽辦了中學堂，他要求到貴陽去投考，繼續深造。

我公公應允了他的要求，幾位長輩一商議，決定讓紀常的七哥，他二伯父的兒子，跟他兩個一道，僱一乘轎子到貴陽。

從安順到貴陽，旱路整整二百里，健步如飛，最快也得走三天。老人家們為這兩兄弟僱一乘轎子，是要他們坐坐轎子也走走路，行前，老人家再三關照，轎子該輪流坐，路也得換班走，兩兄弟到站替換，一人坐一程轎，再走一站。

不料紀常的七哥懶怠走路，他先行坐轎子出發，到站以後，他仍然坐在轎子裏安然不動，七哥命轎夫們沿途不停，直奔貴陽省城。

苦了永遠追趕不上的谷紀常，他七哥接連坐了三天三夜的轎子，他便振作精神，揮汗如雨的走了二百里路，這一件事若干年來他始終沒有洩露，因此家中的尊親無人得知，僅祇有一次，他把這個故事告訴了我，記得當時他曾神色端凝的說：

「我明曉得是七哥貪逸惡勞，捨不得讓轎子給我坐，但是我却並不對他心存鄙薄，也不以為他有什麼不對，我一個人踽踽獨行於深山峻嶺之間，一心在用『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。……』，

「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」自策自勉，我在想，疲勞不是死亡，應該可以忍受，同時上省城求學，是自己多時以來夢寐以求的嚮往，祇要這個目標能夠達到，多吃點苦，多走些路，又有何妨？

小小年紀，三天裏趕了兩百里路，抵達貴陽，紀常一口氣報考兩所學校，省立的南明中學和陸軍講武堂。省立南中的監督（校長）是任志清先生，他很愛才，希望能將紀常收錄在他門下，紀常的二伯父則主張他進講武堂，結果兩個學校同時考取，經過再三的考慮，他遵照二伯父的主張。——他有自己的想法：陸軍講武堂不但學雜食宿各費全免，而且設有每個月考課的獎金，得了第一，可獲銀一兩。一兩紋銀在滿清末年已經是很大的一筆數目了，他自己後來承認：他之棄文而學武，完全是為了家庭經濟着想。

在講武堂他一定是很用功的，因為我的婆婆說：他常考第一，得了獎金分文不用，帶回家中孝敬母親，然而我的婆婆也捨不得花用兒子努力讀書，考來的獎金，她將這些銀子小心翼翼地收藏起來，每次想念兒子，便拿出來摩挲一番，親戚朋友來了，她總是沾沾自喜的說：

「我們家那老八，一面讀書一面賺錢養家哩！」

安順的城池不大，但是縣境所轄的面積相當遼闊，那裏山巒起伏，氣勢雄渾，夷胞和漢人劃地居住，不通往來，楚河漢界，壁壘分明，由於多年前滋生的誤會始終不得化解，雙方有深切的敵意，經常有仇殺械鬥的不幸事件發生，因此，這一帶的居民，因為環境的關係，多半懂得一點

武技，勇敢善戰，機智深沉，少年子弟，都會打鎗舞劍，紀常童年時期，也曾習過拳擊和劍術，這些，對於他的體質由孱弱而堅強，以及他後來的學習軍事，確有很大的關聯。同時，形諸於他性格上的嚴肅沉默，言行不苟，刻苦耐勞，克勤克儉，這許多美德，除了長時期的嚴格軍事訓練以外，跟他出生地的山川地理環境，只怕也大有關聯。

這一位僻處西南邊陲山巒地區的青年，在貴陽就讀時期，由於智識範圍的拓廣，和師友之間的鞭策勉勵，他的心胸一天天的開闊，學識一天天的增進，與此同時，他的志向也日益遠大，陸軍講武堂畢業，他很想遠遊外省，進入較高的軍事學府，繼續深造，這時候，橫在他面前的，有兩個重大的問題：首先，他平素不但孝順父母，而且眷戀家鄉，基於「父母在，不遠遊」的古訓，使他對於負笈千里，一去多年十分的猶豫徬徨，其次外省就學不但需要可觀的學費，即連那一筆出路的旅費，也需要很大的一筆數目。

紀常的父母雙親，和陸軍講武堂的獎勵制度，幫他徹底解決了這雙重的困難，父母鼓勵他出省繼續深造，他們說：家中還不需要他在這個時候賺錢養家，而他又有兩個弟弟，正綱與正鼎，可以代替侍奉父母，承歡膝下。講武堂方面呢，選拔了一批最優秀的畢業學生，保送他們投入設在武昌的軍官學校，——武昌軍校的學生同樣的享有公費待遇，貴州的講武堂不但負擔往返旅費，甚且派了教官，護送他們到湖北武昌。

懷著極端興奮的心情，紀常辭別了父母，遠離他的故鄉，和一羣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，邁上

迢迢的旅程，當時西南地區如四川貴州，不但沒有一條公路，而且也根本不會見過汽車，這一羣青年軍人不坐轎子不騎馬，他們興高采烈的步行，一路跋山涉水，穿越黔川邊境抵達重慶。紀常曾經說過，當他走進四川省境，看到四川人因為物產豐隆，交通便利，生活水準要比貴州高出許多，他便深深感到貴州建設的落後，和省胞生活之困苦，他這時候立下了志願，將來自己果能有所成就，他一定要為貴州做些事情，促進桑梓的建設，改善省胞的生活，——這一個志願，便是民國三十七年，他出任貴州省主席時施政的張本。從重慶坐輪船過宜、沙，抵武漢，這一趟長程旅行使他接觸了不少的新事物，使他處處覺得新奇。當時他沒有想到他的足跡還要走得更遠，北上北平、保定，東向海外異域，扶桑三島。

因為他在武昌軍校只讀了很短的一段時期，他便參加保定軍校派人到武昌來舉行的招考，又是順利過關，讓他遠赴北地，進入當時全國最著名的軍事學府。從保定軍校，他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，被保送到日本去學習軍事。很顯然的，滿清朝廷是想把他培養成一位優秀的新軍將領。

宣統元年，紀常才二十歲，便已順利完成軍事教育三級跳，由貴陽、武昌、保定而東京，他考進了著名的日本振武學校。

回憶留學日本的生活，連紀常都一疊聲的叫苦，主要是生活習慣格格不入，貴州的魚蝦產量很少，而日本人却每餐非魚不可，軍校學生並不講究營養，下飯菜通常都是一小塊腥味很重的鹹魚，最初，紀常簡直無法下嚥，他祇好頓頓吃白飯，偶而吃一次肉，也是薄薄一片，再麼便是醃

黃蘿蔔，可以下飯但是營養毫無。這種伙食，對於以肉食爲主的中國人，當然很不習慣。

在振武學校的第一年，等於入伍訓練，紀常選修的是砲兵科，經常打野外，駕着砲車，在崎嶇不平的地方奔馳，馬拉的砲車設備簡陋，紀常說：剛開始練習駕車的時候，由於劇烈的顛簸，一不小心會被摔出車來，即使勉力坐定，奔馳九十分鐘，彷彿全身的骨頭已被顛散，夜間就寢時一身的痠痛，令人無法忍受。而日本教官的訓練極其嚴苛，駕車奔馳經日，累得腰部都直不起來的時候，回到隊上，還要先餵馬、刷馬，把馬匹侍候好以後，學生方始可以喘一口氣，休息休息，然後洗個澡睡覺。

但是他說打野外也有一種好處，那便是馳近農家，如果得有機會，可以向老百姓買一枚雞蛋藏在衣袋裏，帶回隊上，吃飯時便將生雞蛋打入飯裏，拌和了吃，這樣的吃法，在他們就算是打

牙祭了。

每一位意志堅強，體魄健壯的正規軍人，都是這樣千錘百煉，吃苦耐勞訓練出來的，紀常每每這樣說：學軍事確實很苦，不過，收穫也大，因爲軍事訓練對於青年人的身心兩方面，全有很大的裨益。

二十歲成爲日本士官學校的學生，翌年，他便參加了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，也就在這時他結識了革命偉人黃克強（興），爲了參與此一偉大的革命組織，他的思想起了急劇的變化，他不再想當滿清皇帝的桓桓武士，矯矯虎臣了，他一心一德服膺三民主義，驅逐鞑虜，建立民國，他成爲國父的忠實信徒。

這是他一生中的一件大事，爲了留供紀念，他在加盟同盟會後，特地去拍了一張照片，他穿一身和服，神情肅穆，目光閃閃，那一年他二十一歲，在面貌上看來他還帶有幾分稚氣。



谷正倫在日本加入同盟會時的照片

二十一歲，日本士官學校第十一期學生，同盟會員，各紀常胸懷大志，努力不輟，他在日本東京，隔海便是外侮日亟，民生凋敝的祖國，他有拯救國家，復興民族的理想和抱負，他所要走的人生途徑遍佈荆棘，坎坷崎嶇，但是他說：年輕人什麼都不怕，一名革命黨人更是大無畏的，他有信心，能够克服一切的困難，創造他自己的事業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大千居士命名記

張目寒

禮大傳云：「名者，人治之大也，可不慎乎」。人治者，謂人倫之治也，故大儒鄭康成曰：「人治所以正人」。而左氏春秋申繻氏對晉穆公曰：「夫名有五，有信，有義，有象，有假，有類」，古人命名之慎也如此。司馬相如慕蘭相如之爲人而以爲名，斯取象於前賢也。顧雍從蔡邕受學，邕字之以伯喈，斯取類於己也。此一則出於欣慕，一則出於期許，後賢命名之用心也又如此。吾友李君順華，愛好繪事，由於天稟，而生平最崇敬者惟吾兄大千居士。其夫人陳雪梅女士，方有夢蘭之徵，因思以大千之名名之，生男當字之大痴，生女則字之儀千，以致其孺慕之誠，遂以此意寓書告之。旋即得吾兄寄以潛金箋冊頁，一繪男嬰正面坐，一手按口，眉目清秀，背景補以雪梅，間以青綠破墨出之，宋人嬰戲之作不能及也。繫以長跋並題詩云：「愧汝生兒字大痴，老夫何幸復何辭，四家許論元人筆，一代宗王更屬誰？」又一冊頁繪女嬰，面微側，雙手相握，唇紅眸明，冰雪可愛，以沒骨牡丹襯之，題詩：「絕頂聰明絕世姿，嘉名肇錫喚千儀，花中富貴我能說，看汝亭亭玉立時」。於此足知順華於吾兄孺慕之深，而吾兄亦老與不淺，真藝林雅事，千古所未有也。順華遠道寓書，囑爲記之如此，愧拙於文筆不能張此盛事耳。